

編主心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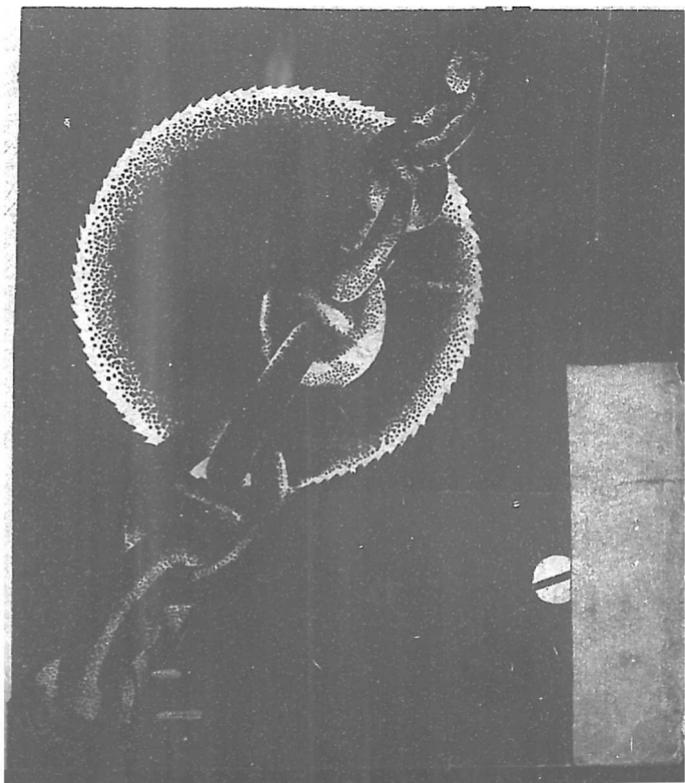
33

書叢放解族民

論爭戰命革族民

著多克林

光明書局發行



書叢放解族民

論爭戰命革族民

著多克林

行發局書明光口漢

月二年七十二國民華中



小序

在帝國主義國家，特別是在德、日、意法西斯結成侵略集團，向弱小國家瘋狂似的侵略，實行直接軍事侵略的現在，一切被侵略、被壓迫的殖民地 and 半殖民地以及不獨立國家的反抗帝國主義壓迫與剝削的民族解放戰爭，事實上是已經沒有避免的可能了。

中華民族的運命也逃不出這條鐵律。

出路也就在這里。這就是說，我們的祖國在近百年來被國際帝國主義列強相繼侵略、壓迫、蹂躪、侮辱與屠殺之後，我們已經覺醒：到非實行全國抗戰，那麼我們的國家和民族就不能生存，所以最近日本帝國主義對我國的侵略，

就引起全中國人民實行神聖的革命的民族解放戰爭，抗禦日本強盜的暴行，保護自己的祖國，爭取自己民族的獨立與自由。

筆者根據列甯和史太林關於民族解放運動的名論，略加詮釋，編成這本小冊子。爲篇幅所限，不能把他們關於民族運動的理論體系統統保留下來，是事實上的遺憾，但是基本理論方面並未走動，也沒有加上私見。因此，筆者希望這本小冊子能對於爲中華民族爭取自由幸福和獨立解放的戰士們，貢獻些微的幫助。

著者一九三七，十一，十九，上海論衡社五日。

目次

小序	一
第一章 民族戰爭的本質	一
一 民族的獨立與自由	一
二 民族問題的正確解決	七
第二章 初期的民族革命戰爭	一
一 在帝國主義前期的民族革命戰爭	一一
二 殖民地政策的由來	二五
三 民族革命運動的發展	二九

第三章 帝國主義和民族革命戰爭.....	三五
一 帝國主義時代的民族問題.....	三五
二 帝國主義時代民族解放的特質.....	三九
三 民族解放運動和社會主義革命.....	四七
第四章 民族革命戰爭的戰略.....	五五
一 反帝陣綫與反侵略陣綫.....	五五
二 民族解放戰爭的全面抗戰.....	六一

第一章 民族戰爭的本質

一 民族的獨立與自由

民族不僅是歷史的範疇，而且是特定時代的歷史的範疇，所以從封建制度崩潰，到資本主義時代，民族的形成，是以國家的形式出現的。就歷史方面看，在西歐就有破壞了封建的民族結構，而形成了現在那樣的英國人、法國人、德國、及意國人等等民族。這些民族的形成，同時又是單純民族國家的成立，使牠們的民族，成爲一個獨立的國家，民族的壓迫，是不存在的。然而在東歐各國，就不同了。例如奧、匈、捷克、南斯拉夫、及戰前的俄羅斯等等，



是由幾個民族而形成一個國家的。在這些國家中，內部的封建制度尙未完全消滅，即在各個民族中的經濟和文化的發展，也並不一致，所以一個在經濟上和文化上比較發展的民族，就統治了其他的民族。於是一民族壓迫他民族的事情也就發生了。

在東方各國，情形尤其不同。一般地說。現在東方各國，除日本之外，都是在國際帝國主義支配、壓迫和剝削之下的殖民地與不獨立國家。在這些地方的各種民族，是整個的被帝國主義所統治所掠奪的。但是這些殖民地和不獨立國家的民族資本的發展，以及隨之而起的商業和交通機關的發達，使牠們獲得經濟上的固定，尤其是這些民族的被壓迫大眾爲要求自身的解放，他們願意聯合資產階級爲形成獨立的民族國家而奮鬥，例如中國與印度等國的民族解放運動，卽以此爲目的。

然而被壓迫民族爭取獨立的解放鬥爭，必然要遭到帝國主義國家的強烈的壓迫。於是便有民族解放戰爭的發生。民族解放戰爭的目的，是在爭取民族的自由平等與建立獨立的國家。

民族運動的勃興，在起初不是民族全體，而是開始於壓迫民族與被壓迫民族中的統治階級之間。因為資產階級的最後目的，是在獲得市場、原料、廉價勞動、及資本的輸出，使自己在和他民族的資產階級相競爭時取得勝利。可是民族運動的發展，不久就把被壓迫國家與不獨立國家的工人階級也捲入了這個運動中。自然，被壓迫國家的無產階級本身意識到成爲獨立的階級，就進行其獨立的行動。但就一般的說，無產階級起初都是站在自己民族的資產階級的統率之下。在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鬥爭中，除了民族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外，還有一個不能忽略的社會階層——農民，他們受帝國主義的壓迫與剝削，傷害到他

們的「土地」的利益時，就要立即起而來站在民族解放運動的旗幟之下的。

民族解放運動既然是資產階級性的革命戰爭，那末，無產階級對於這一運動應該採取怎樣的態度呢？對於這問題，史太林在列寧主義的基礎一書中，有極明確的解釋。他說：

「……在被壓迫國家的民族解放運動的心腹中，蘊藏着革命的力量，可以利用這種力量推翻共同敵人的利益，帝國主義的利益……因此，無產階級對於被壓迫與不獨立國家的民族解放運動，必然要堅決的、實際的、積極的幫助。」

「這並不是說，無產階級無論在什麼狀況之下，在什麼時候，一定要幫助一切的民族運動。我們所說的幫助，是幫助反對帝國主義的民族運動，而不是鞏固或保持帝國主義的運動。當某一被壓迫國家的民族運動和

無產階級運動的發展發生利益的衝突時，當然說不上幫助了。」

然而，被壓迫民族的無產階級因爲帝國主義國家對他們作無情的剝削和壓迫，極易使他們致力於民族鬥爭，換言之，是使他們成爲被壓迫國家的國民，和被壓迫國家的資產階級站在聯合戰線上，以反對帝國主義國家。自然，這種民族聯合戰線的建立，並非要取消無產階級在社會經濟政治上的獨立性。

被壓迫國家民族解放運動的勝利，必需獲得壓迫國家的無產階級的同情與援助。同樣，壓迫國家的無產階級革命，也要被壓迫民族之廣大無產階級的同情與援助，才能成功。這在蘇聯十月革命的成功與現在蘇聯各小民族之獨立自由與民族自決權完全證實了。史太林說：

「倘使俄國的無產階級得不到舊帝俄所屬的被壓迫民族的同情與援助則俄國革命就不能成功，科查克與鄧尼金將不至於失敗。」

「先進國的工人階級的勝利與被壓迫民族從帝國主義的壓迫下解放出來，如果沒有共同的革命聯合戰線，是不可能的。」

至於民族自決權，是被壓迫民族在爭取解放鬥爭中的政治上的獨立權，任何民族只有自己才有處理自己的命運的權利，其他的民族不能有任何的干涉。換句話說，各民族都有依照各自的意志，而處理政治的權利，都有站在自治的原則上，而建立自己的生活的權利——建立自由獨立國家的權利。列寧在社會主義革命與民族自決權一文中說：

「民族自決權是表示政治上的獨立權，就是在政治上得隨意脫離壓迫民族的自由權。具體的說來，此種政治的民主要求，是爭得宣傳獨立的完全自由，用民族自決的方法，解決民族獨立問題。因此，這種要求，並不是將一個大國分爲許多複雜的小國，它不過是表示反抗各種民族壓迫的鬥

爭。若是某一國家的制度，愈近乎民主制度，而不妨礙民族的獨立，則在事實上愈加減少獨立運動的趨勢。因為就經濟進步而論，根據民衆的利益而論，凡是整個的一個大國比較多有利益，而資本主義愈發達，大國的利益亦愈大。承認民族自決權，並不是等於承認聯邦制度。絕對的反對聯邦主義者，或許同時是贊成民主的集中主義的。不過與其存在着民族的不平權，則毋寧主張聯邦制度，因為聯邦主義「是達到完全民主的集中主義」的唯一道路。」

二 民族問題的正確解決

民族國家政治的獨立，是任何民族革命戰爭中的唯一要求。但是第二國際的首領們對於民族解放的戰爭却取反對態度，却用種種的辭令，把民族自決

種改爲「文化自治權」，「民族平權」等等來欺騙被壓迫民族的工農大眾，使他們爲帝國主義的利益，「擁護祖國」而戰爭。例如奧國社會民主黨的理論家伯愛爾說：

「民族自治的施行，是果斷的行爲的結果。奧國是一步一步經過漸漸的艱苦行程，備嘗困難的鬥爭，而向着民族自治進行。因爲這個艱苦行程的結果，立法和行政是採取恆久的並立的制度了。不是由於大規模的立法上的行爲，而是由於綜合那爲了各個地方及各個自治體等所發佈的制度，以創立新的國家制度。」

他把民族自決的原則，附會爲民族自治權的意義。許多第二國際的首領，居然把民族自決權改爲文化自治權，就是被壓迫及不獨立民族有權設立自己的文化機關，而把一切政權仍然放在統治的民族之手。至於在帝國主義的壓迫和

掠奪之下，被壓迫與不獨立國家的民族解放運動中，高呼「民族平權」，宣言「民族平等」簡直是對被壓迫民族的譏笑！所謂民族平權的問題，不是單獨的，自存的問題，而是應當由整個的世界民主運動的觀點去觀察的。列寧曾說過：

「包含民族自決權的民主主義的各個要求，不是單獨的，絕對的，而是一般民主主義的（在今日是一般的社會主義運動）世界運動的一小部分。

在某種條件之下，部分與總體相矛盾，是可能的。在這時候，應該將前一部分犧牲。」

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馬克思與恩格斯反對各種斯拉夫民族與捷克人獨立的趨向；而同時却主張堅決的幫助波蘭與匈牙利的獨立解放運動。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當時的捷克與南斯拉夫人是反動的民族，為沙俄在歐洲的前哨，為

專制主義的前鋒，而波蘭人與匈牙利人是革命的民族，爲反對專制主義而鬥爭。因此，倘使幫助當時捷克人與南斯拉夫人的民族運動，則無異於間接幫助俄國的專制政府，使它愈加擴張；而俄國的君主政體却是歐洲革命運動的最大敵人。列寧對於馬克思的「矛盾」加以解釋說：

「誰都知道馬克思與恩格斯曾主張一切西歐民主主義必須積極的幫助波蘭的獨立要求，這觀點因爲發表在以前的時代（一八四〇——一八六〇年時代），也就是德、奧資產階級革命時代，俄羅斯解放農奴時代，所以我們以爲是極正確的。在那時是唯一的澈底民主的與無產階級的觀點。因爲俄羅斯的人民羣衆和大部分斯拉夫人民羣衆還在沉睡之中，還沒有獨立的羣衆的民主運動，所以波蘭的民族解放運動，有一個偉大的首創的價值。這不僅根據俄羅斯和斯拉夫的民主的眼光，而是根據全歐洲的民主的

眼光。」

十九世紀末葉，馬克思主義者又反對波蘭民族的分離。這又是什麼原因呢？因為在此五十年以後，俄國和波蘭發生了經濟的和文化的接近，即波蘭民族和俄國民族間已經沒有什麼區別了。因此，列寧曾極力反對波蘭社會革命黨所提出的「民族文化的獨立」及承認波蘭獨立的口號。

所以民族問題的解決，不能從抽象的見地，而應當從具體的見地和歷史的事實來考察的。社會民主黨的首領們機械地把民族問題放在國家統一的範圍中去解決，這是絕對錯誤的。

民族自治是阻礙了民族的發展，違反了歷史的步調。幾個民族要是因為經濟的發展，而完全地分為幾個集團，分散於種種的地方，那末還能人為地把他們集合起來嗎？在資本主義初期的階段，所謂民族的結合，是可能有的，但是

資本主義最近的階段，發展着民族離散及移住等的傾向，在新的民族的住所，創造了新的關係，從長時期中，創造出一種新的習慣、風俗、及語言等等。這樣，現今處於各種新情勢之下的民族還能形成爲一個統一的國家嗎？這豈不是違反了民族發展的歷史嗎？民族的統一和結合，更因階級鬥爭的尖銳化而崩潰了。

馬克思主義者不像改良主義者的見解那樣，認爲民族問題是和資本主義統治的一般問題，即帝國主義的崩潰與無產階級革命的問題完全沒有關係的孤立的或單獨的問題，而是把它作爲無產階級革命的一般問題，無產階級專政的一部分來考察的。向來都以爲民族問題的解決，是和西歐無產階級的勝利沒有何等關係的，又以爲沒有和帝國主義的鬥爭，也能得到勝利的。但依照列寧的見解，這樣的解決民族問題，完全是錯誤的，民族問題的解決，是和無產階級

革命有密切關係的。只有站在這個基礎上，民族問題才能獲得完全的解決。

在被壓迫與不獨立國家的民族解放運動中，有沒有革命的可能性呢？要是這個可能性的話，那麼便應當利用它到無產階級革命上，不獨立國家與殖民地於是成爲無產階級革命的同盟軍了。要是當該民族的解放運動已經沒有革命的可能性的話，要是它成爲強化帝國主義及其發展之支柱的『民族運動』，無產階級方面便不給它以任何的支持與援助。民族解放運動是必須嚴密地從這樣的見地加以具體的考察與解決，決不是從抽象的，形式的見地來考察的。史太林論民族問題時說：

『我們對於普通民族運動的革命性，也要同樣地仔細考察一下。自然多數民族運動各有其特殊的，相對的革命性，也就如有些民族運動中含有其特殊的，反動的趨向一樣。在帝國主義壓迫的環境中，民族運動的革命

性，不一定要在這個運動中有無產階級分子，革命的或共和的黨綱及民主的基礎。阿富汗皇帝極力圖謀阿富汗的獨立，在客觀上是革命的鬥爭，（雖然他和他的臣屬的觀念還是君主式的），因為削弱了帝國主義。在帝國主義戰爭時期，一切「失望的」民主黨人，「社會主義者」，「革命黨人」及共和主義者——例如克倫斯基與采萊吉里，列諾得爾與雪德曼，雀爾諾夫與丹，漢得森與克萊斯——的鬥爭，却都是反動的行為，因為他們是粉飾與鞏固帝國主義的勝利。埃及的商人與資產階級分子為埃及的獨立而奮鬥，照我們以上所說的理由，在客觀上是革命的鬥爭，雖然在埃及的民族運動中，一切首領都是資產階級出身，雖然他們都反對社會主義，可是英國的「工黨政府」為保持埃及的不獨立而鬥爭，這一種鬥爭，却為反動的，我們不要以為工黨政府的關員是無產階級分子，會「贊成」社會主義

的。我們不願再說別的一切比較大的民族運動，較大的殖民地和不獨立國家，如印度和中國的民族運動，這些民族運動，每一步都向着解放的道路前進，即使它們有時破壞形式的民主要求，可是它們對於帝國主義能給以重大的打擊，就是說它們是走向革命的道路。」

所以，無產階級對於這樣的民族解放運動必須加以援助與支持的。然而英國工黨政府對於殖民地的政策，不論它怎樣說是社會主義的，但從客觀上說，是一個反動的政策。所以無產階級是要斷然抨擊這種政策的。列寧對於這問題，作如下的解答。他說：

「……在強大的民族和弱小民族中，在壓迫民族和被壓迫民族中，……都是具體的同一的事，能不能有呢？不，這是顯然不同的。達到共同的目標——一切民族的完全平權，緊密的接近和合併——之路，很明顯地要

採取各種具體的方向。這恰如要達到平面的中心，或是由平面的右側進行，或是由左側進行，都是同樣的。倘若某一個強大的對外實行壓迫與兼併的國家內的社會主義者，宣傳民族的『合併』，而却忘記了尼古拉第二，（俄皇），威廉第二（德皇），喬治（英皇），普恩加萊（法國）等等也想用兼併的方法，使弱小民族『合併』起來，——例如尼古拉第二所說和加里西亞的『合併』，威廉第二所說和比利時的『合併』等等；那末這些社會主義者，在理論上將成爲可笑的空談家，在實際上他們不過是帝國主義的走狗罷了。」

「在壓迫國家中，對於工人的國際教育，其重心應放在宣傳並維持被壓迫國家的自決權——達到完全從壓迫國家分離出來。要不然，便談不到國際主義。我們對於不作這種宣傳的壓迫國家內的一切社會主義者，

有斥他們爲帝國主義者及驅徒的權利和義務。這種對於分離的要求，就是實現社會主義前的分離，『所實行的』縱令不過是千分之一，也是絕對必要的。』

『反之，弱小民族的社會主義者，應當把自己宣傳的重心，放在我們一般公式的第二句話：『各民族自發的結合』。他不要妨害他那成爲國際主義的義務，而主張自己民族的政治獨立，以及和鄰邦各國的交誼等。但是在一切情形之下，他應當反對小民族的閉鎖，孤獨和偏見，而應當爲全部的和共同的打算，努力使局部的利益從屬於全部的利益之下。』

『或者有些人們絲毫不對這個問題想一想，而以爲壓迫國家的社會主義者主張『自由分立』，弱小民族的社會主義者主張『自由聯合』，這是一種矛盾的現象。然而深切些注意一下，就可以明白達到國際主義和民族結合

之路，除開以上所說的，就沒有別的路可走，也不能有別的路可走。」

所以我們要站在這樣的立場上，指出馬克思主義者對於現在一般民族問題的解決，是依照如下的方式的。

有了工業之某種程度的萌芽，甚至工業異常發展（然而對於獨立的社會主義建設，大部份是不充分的）的國家，中世紀的封建關係，或在一國的經濟上及其政治的上層建築上，亞洲的生產方式各種關係，都占着了優勢的國家，最重要的工業、商業、金融的企業、基礎的交通機關、以及廣大的土地私有和耕種等等，都集中於外國帝國主義集團手中的國家，即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的國家（中國、印度等）和不獨立國家（阿根廷、巴西等），在這裏，對於封建制度，即榨取的資本主義前期形態的鬥爭，一方面是農民的土地革命，另一方面是爲了民族獨立而對於外國帝國主義的鬥爭，是具有中心的意義。這種情形，達到無

產階級革命的推移，在原則上，只有經過了相當的準備階段，使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的革命，才有可能。

還有更加落後的國家（例如非洲的有些部份），在這裏，工銀的勞動者差不多或者是完全沒有，人口的大部份是生活於種族生活的各種條件內。在這些地方，還保存着原始血族社會的狀態，民族資產階級是差不多不存在的。那些國家，外國帝國主義是唯一表演了奪取土地之武力的征服者的作用。在這種國家，民族解放鬥爭，是具有中心的意義，要是得到無產階級國家的實際援助，民族革命及其勝利，就是不經過資本主義的一般階段，也能開拓發展社會主義之路的。

第二章 初期的民族革命戰爭

一 在帝國主義前期的民族革命戰爭

在帝國主義前期的民族革命戰爭，即在封建制度崩潰至資本主義發展階段的民族革命戰爭，有二個時期。

第一個時期的民族革命戰爭，是勃興在封建制度統治下的資產階級反對封建貴族，建立統一民族國家的鬥爭。資產階級因為資本積累，需要廣大的商品市場、原料市場、投資市場和勞動市場，因此，必須排除狹隘的種族的界限，諸侯的割據狀態，政治的分權，關稅境界等等，以建立統一的民族國家。而封

建諸侯却阻礙資本主義的發展，反對資產階級的要求。這時資產階級就聯合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及幼稚的無產階級爲建立統一的民族國家，與封建貴族作堅決的革命戰爭。資產階級在這個時期中的民族政策，是建立單一民族國家，反對封建制度，動員在封建制度統治下的一切被壓迫的人民，和封建制度鬥爭，努力創造民族文化，民族藝術，及民族科學等。同時，這個資產階級對於其他的新興民族，又爲了防守並獨佔自己的市場活動範圍而努力。

在第二個時期，是資本積累的過程，同時又是資本的反對物——勞動階級的長成和增大的過程。民族是分裂爲支配的榨取的民族部分與被支配的被榨取的民族部分。資本積累的過程，不僅是國內生產關係的資本主義化的過程，而且是征服國外市場的過程。資本主義是侵入國外特別落後的國家。

但是在資產階級與封建制度鬥爭的過程中，一到確立他們自身的階級統治

，掌握政權時，就廢棄他們的口號：民族自由，民族平等，而開始壓迫屬於同一民族的無產階級，并掠奪、取消及壓迫其他民族的自由了。例如法國在十九世紀資產階級革命成功之後，它便征服西班牙、意大利、德意志及奧大利的各民族了。所以單一民族國家，轉化為包含民族的矛盾，壓迫和對立的多民族國家。

資產階級在第二時期的鬥爭中，就失去了他們對於民族問題之進步的革命的態度。在資產階級對於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上，前者爲了支配並壓迫後者，就利用民族問題爲鬥爭的武器。資產階級爲了自己的利益，挑撥各民族的仇視與憎惡，高呼什麼「祖國」，什麼「本民族的利益」，使無產階級的意識模糊，放棄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鬥爭，並對本國的勞動大眾說：敵人不是他們，而是隣國的異民族。這樣，資產階級在一方面是消磨了無產階級的革命精神，在另

方面是使掠奪與征服異民族成爲「正當化」。資產階級努力助長民族的敵對觀念，使許多弱小民族變爲無力，以確立他們的支配與剝削。他們由此在各民族無產階級間築成分裂的障壁。

在第一時期由資本主義所設立的民族國家的旗幟，到了第二時期，是被同一的資本主義所收下了。於是實現了所謂「殖民政策」。殖民政策是資產階級壓迫和榨取本國的各民族和本國領土以外的落後國家與民族的手段。

這樣，資產階級在對外政策上，是努力利用各種民族的對立，以加強其政治的統治和經濟的勢力。在對內政策上，是爲了擊破被壓迫民族的解放聯合戰線，而利用民族問題，即鼓起一個被壓迫民族的民族性，給以某種的特權，使其對抗其他的被壓迫民族。

二 殖民地政策的由來

資本主義在它發展的道路上，不得不形成了民族國家。但是資產階級一到獲得政權之後，並不停留着，而是要繼續擴大其勢力的。於是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就侵入經濟落後的國家，加以掠奪和征服，使其變爲自己商品市場，投資地，和原料與勞動力的供給地——即殖民地；殖民地不一定是由壓迫國國民所移住的領土。因此，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就有殖民地政策。所謂殖民地政策，是侵略國家的資產階級對被征服國家的民族之剝削和統治的政策。

侵略國家對於殖民地的統治和掠奪，可從四方面來觀察：即（一）政治的統治，（二）經濟的統治，（三）民族的分化，（四）文化的統治。分述如下：

（一）侵略國家在殖民地的政治統治，儘可能地建立直接的統治，在不能直

接統治的地方，就在當地維持一種相當穩定的政府，來達到它的目的。例如英國對於印度的統治，是一種直接的統治。印度最高的政權，是在總督之手，他由英國政府委任，直屬於英國的國務大臣，雖在英國，也沒有任何政黨能干預印度政府。總督等於印度的皇帝，他對於自己的議會或部長的決議，都有否決權。他能強制立法機關所否決的任何法律，也能解散國會。殖民地人民沒有任何政治的自由，所有民主機關不但是虛偽的，欺騙的，而且是作為挑撥離間，分化民族統一的一種工具。統治國家對於殖民地人民的爭取自由和獨立的答覆，唯一的辦法，只是殘酷的屠殺，暴力的鎮壓。

(二)由於侵略國家的經濟統治，在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國家的民族中就形成了三重剝削的形態。侵略國家的資產階級的剝削，封建的剝削，及土著資產階級的剝削，結合起來，形成了一種特殊的剝削體系，供給侵略國家的資產階級

以額外的利潤。在殖民地所獲得的額外利潤，第一是資產階級用來作為和外國資產階級相競爭時舉行賤價出賣商品（傾銷）的準備。第二是資產階級由於額外利潤的獲得，而給予本國本民族的一部分工人階級以比較大的工資，得到造成工人貴族的可能。工人貴族的發生，不但妨礙了工人階級的鬥爭，即對於民族解放運動也要發生極大的阻礙。

（三）殖民地和獨立國家的民族，大半都是相當落後，都還沒有形成單一民族的國家，國內民族都很複雜，民族都很不統一。侵略國家為鞏固它在殖民地的統治，保障它對殖民地的剝削，就煽動與挑撥殖民地各民族間的仇視和不信任，來分化民族的統一，使各民族互相殘殺，以收漁翁之利。例如阿拉伯民族的人口共達六千萬人以上，却被帝國主義分成許多小國。但是他們都有共同的語言，習慣，和歷史的系統，各國（如伊拉克、敘利亞及巴力斯坦）的地

理位置也很接近，就因為他們被不同的帝國主義國家所統治，並且由於帝國主義的分化政策，所以不能統一。

(四)被壓迫民族文化水準的提高，是要惹起了對於民族的壓迫與屈辱的反抗鬥爭的。因此，統治的國家在殖民地的被壓迫民族間，不願進行文化的啓蒙，反而加以積極的阻止。然而它們在殖民地所施行的最普遍的政策，是把大多數的人民停留在愚昧的狀態，在民衆當中傳播種種與統治國家有利的武斷宣傳。

總起來說，統治國家對殖民地的政策，在政治方面，建立直接或間接的統治(間接統治即傀儡統治)，進行民族的分化，維持專制的政體或虛偽的民主制度，實行武力的鎮壓，和軍事的佔領。在經濟方面，厲行金融資本的獨佔，直接或間接地利用封建的剝削，剝奪和阻礙殖民地國民經濟的獨立性。在文化方

面，消滅民族的意識，實行愚民政策；進行武斷宣傳，束縛一切言論和出版的自由。這是殖民地民族所受的一般的苦痛。

三 民族革命動運的發展

資本主義的發展，破壞了種族的封建的關係，把各民族從封建諸侯的支配之下解放出來，以促進單一民族國家的樹立。另一方面，資本主義的發展，使統治的搾取的民族部分和被統治被搾取的民族部分，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在統一的民族中互相對立，彼此抗爭。資本主義的發展，更打破了所謂「國民經濟」的界限，對立世界經濟的體系，同時加緊了統治民族的資產階級和被統治民族的勞動大衆間的對立。被統治民族的資產階級爲了建立他們自身的統治與剝削，而反抗統治民族的資產階級。被壓迫民族的勞動大衆是被他們的資產階級所統

率而發展民族解放運動。民族解放戰爭，起初是、特別在資本主義發展時期，是被壓迫民族資產階級所領導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鬥爭。這雖說是由資產階級所領導，但它和阻礙被壓迫民族的生產力發展之壓迫民族的資產階級相鬥爭時，是具有進步的革命的意義的。到了被壓迫民族失去他的革命作用，投降帝國主義的時候，和國外壓迫民族鬥爭的任務便由進步的勞苦大眾單獨擔當起來，不過他們仍舊也不放棄和別的階級的進步分子結成同盟。

但是資產階級在打破封建制度，盡了社會的進步作用之後，一到帝國主義時代，資產階級就和封建殘餘相結合，利用反動的，封建的，及中世紀的剝削方法，以妨礙被壓迫和剝削者的解放運動。

民族解放戰爭，不僅在十九世紀中葉在世界史上成爲常有的事，即在帝國主義時期，也是不可避免的。列寧說：

「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戰爭，在帝國主義時期，不但是可以存在，而且是不可避免的。」

世界上存在着帝國主義國家和殖民地及不獨立國家，就是說資本主義制度存在一日，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鬥爭，也就不能消滅的。例如戰後阿富汗的反英戰爭，摩洛哥的反法戰爭，阿比西尼亞的反意戰爭，中國的抗日戰爭，……都是民族解放的革命戰爭。

在帝國主義時代，不僅殖民地及不獨立國的民族戰爭有可能，而民族戰爭又能轉變為帝國主義戰爭，反之，帝國主義戰爭也能轉變為民族革命戰爭。

列寧曾說道：

「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原則，說明自然及歷史中的一切事物是受制約的，是可動的，不能在某種條件下轉變為自己之反對物的現象是一個都沒

有的。民族戰爭可以轉變爲帝國主義戰爭，反之亦然。例如法國大革命的戰爭，是以民族戰爭開始的。這個戰爭是擁護大革命，而反抗反革命的王國聯合的進步戰爭。然而到了拿破崙征服許多成立很早並擁有活動力的歐洲民族大國家，而創立大法蘭西帝國時，便由法國的民族戰爭轉變爲帝國主義戰爭，這個戰爭又誘起了反對拿破崙的帝國主義的民族解放戰爭。』

資本主義發展到最近階段的帝國主義時代，不只是激化了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間的階段鬭爭，而且是擴大的再生產。隨着民族壓迫愈加深刻，被壓迫民族對於帝國主義的解放鬥爭，也愈加激烈。等到進入了帝國主義時代，民族問題在質和量的方面，都受到了變化。再到無產階級革命時代，民族問題使中國內問題而成爲國際問題了。史太林說：

『最近二十年來，民族問題有過許多嚴重的變更，民族問題在第二國際時代與民族問題在列寧主義時代，相差很遠，並不一樣。這兩個時代間民族問題的差別，不但在範圍的廣狹，而且在它內部的性質也有異同的。』

現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及不獨立國家的民族解放運動和過去不同，這是顯而易見的事實。然而自資本主義總恐慌發生以後，帝國主義國家對殖民地、半殖民地、不獨立國家，以及一切弱小民族之無情的榨取，殘忍的鎮壓，使得那些國家的人民，遭受人類歷史上最悲慘的苦痛，特別是一切被壓迫民族的工農大眾，受着三重壓迫與剝削，簡直無法生活。同時，帝國主義國家的瘋狂備戰，或直接進行武裝佔領，如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意大利法西斯征服阿比西尼亞，英國侵略埃及及巴力斯坦等，使這些被壓迫被侵略國家的人民直接

感受戰爭災禍的苦痛，他們覺悟到不反抗帝國主義的壓迫，就不能生存了。

因此，最近這幾年來，全世界的殖民地、半殖民、不獨立國家，以及一切弱小民族之獨立解放運動，奔騰澎湃的起來，決不是偶然的現象，而是有了上述諸原因的。

第三章 帝國主義和民族革命戰爭

一 帝國主義時代的民族問題

依照列寧的意見，帝國主義具有五個要點：（一）生產與資本的集中，已經達到這樣高度的發展，使它造成了獨佔，這種獨佔，在經濟生活中操着下列一切的作用。（二）銀行資本與工業資本結合起來，在這個『財政資本』的基礎上，形成了財政的寡頭政治。（三）與商品輸出不同的資本輸出，獲得了特別重要的意義。（四）組成了國際資本家獨佔的組合，瓜分着世界。（五）資本主義列強已經完成了世界領土的瓜分。所以在帝國主義時代各帝國主義列強為爭奪殖民地

的戰爭，是不可避免的。同時被壓迫的弱小民族與不獨立國家爲反抗帝國主義的剝削與壓迫，而爭取獨立自由的解放戰爭，也是不可避免的。

然而帝國主義的戰爭，不是像資產階級反對封建制度的促進社會進步的戰爭，資產階級已不是對抗反動階層的進步階級，反而變爲對抗進步階級——無產階級的反動階級了。資產階級到了現在，已不是各民族的解放者，而是它們的壓迫者與剝削者，是無產階級的壓迫者與剝削者了。他們所實行的政治是反動的，他們所進行的戰爭因此也成爲反動的戰爭。但是在帝國主義時代，資本主義的各種矛盾，極度尖銳化，全世界——帝國主義國家與弱小民族國家的被壓迫的勞動大衆的解放鬥爭，也日益開展了。

帝國主義前期的民族解放鬥爭，在帝國主義時代日益尖銳化了。因爲統治的資本主義國家在這個發展的過程中，是由單一民族國家成爲征服及壓迫他民

族的多民族國家，不獨立國家及弱小民族，就成爲各帝國主義國家互相競爭侵略的對象。所以民族解放鬥爭，不能不在帝國主義國家的內部和外部尖銳化起來。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鬥爭之開展，足以動搖帝國主義國家間的均衡，促進帝國主義本國的階級鬥爭，而造成帝國主義統治的危機。所以，『帝國主義時代，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前夜。』（列寧）

另一方面，世界經濟的發展，使各民族漸趨混合。幾百萬工人由東歐而向西歐，由舊大陸而向新大陸移動。資本主義的大都市中，集合着世界一切的人種和民族，使他們站在同一職業、同一工廠、同一產業的機械之前。這些都是促進了民族混合的條件。

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是打破了由帝國主義者所建築的民族的境界，使國際無產階級戰線和國際帝國主義戰線相對立。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

寫道：

「共產黨與其他無產階級政黨之所以不同，一方面祇因它在各種民族中的無產階級的鬥爭，是主張和堅持以普遍的全部的無產階級的利益為準則，而不是以單獨的某種民族無產階級的利益；另一方面無論在任何時期中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鬥爭，它必是代表全部無產階級的利益的。」

「全世界無產階級團結起來」這句口號，現在漸漸變成爲現實了。

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在一方面是把帝國主義體系引到民族主義的界限之內，在另一方面不問他們的意志如何，逐漸建立了世界經濟體制。帝國主義是想由合併和征服他民族以解決資本主義生產和世界經濟間的矛盾，國際無產階級爲了發展被民族界限與資本主義生產所拘束的生產力，而破壞前者，推進世界經濟，聯合全世界各弱小民族及不獨立國家的民族解放鬥爭，破壞帝國主義的體

系。

因此，在這個時代的民族解放戰爭；第一，全世界分爲兩大營壘，卽少數壓迫民族和絕大多數被壓迫民族，被壓迫民族的解放戰爭，總是反帝的戰爭。第二，國際無產階級是被壓迫的民族解放戰爭的唯一同盟軍，因此，民族解放戰爭，是由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戰爭，轉變爲無產階級民主主義的戰爭。

二 帝國主義時代民族解放的特質

在資本主義發展到最高階段的帝國主義時代，民族的壓迫，愈加尖銳化，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鬥爭，也日益迫切。列寧說：

『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到最高的階段，先進的國家資本已經超越
了民族國家的境界，以『壟斷』代替了『競爭』……因爲它的階級的矛盾更加

擴大和嚴重，人民在經濟方面的狀況，因物價昂貴，日漸低落；在政治方面，也同樣因帝國主義的擴張，常常戰爭，反動力的增強，使民族壓迫和殖民地的掠奪，也因此加緊與擴張。」

因為在這個時代，帝國主義國家的資本輸出，把不獨立國家和殖民地澈底的資本主義化了。落後的被壓迫的國家中，因為帝國主義國家的商品輸入，破壞了封建的，家長制的生產關係，促進了大眾的窮困化。土地是直接由於帝國主義的權力，間接由於封建君主、酋長，及家長等，而被壓迫民族的資產階級所佔領。例如在南非洲，歐洲人已經集中了百分之八六的土地；在印度，有一半土地是直接掌在英國政府之手，其餘一半掌握在印度地主與封建王公之手，而他們又直接依存於英國政府的。

所以不獨立國家與殖民地的被壓迫民族中的大部分農民羣衆，是處於封建

的土地所有制，資本主義的剝削，及民族的不平等三重的壓迫之下，極度艱苦地生活着。

在殖民地及不獨立國家中，農民受着這種封建的土地關係的重壓，不得不使他們對於帝國主義者作無情的反抗。因此，在帝國主義時代的民族解放運動，農民運動就成爲一個巨大的推動力。列寧在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上說：

『在那種落後國家，必須特別推動農民運動，而不使它在內部中發現反動的封建制度的色彩，必須努力使農民運動站在革命的性質上，……因此可以使東方殖民地及其他落後國家的農民革命運動與西歐共產黨的無產階級更密切地聯絡起來。』

民族運動的社會意義，爲一般的民主主義的問題，但在帝國主義時代，特別是在歐戰以後時期，民族資產階級所爭取的民族解放問題，和十九世紀德法資

產階級的爭取民族解放，已有多少的不同了。現在民族解放問題是由一個地方的問題，國內問題，而轉化爲世界的問題，殖民地和不獨立國家的民族對於帝國主義的鬥爭問題了。帝國主義者無情地壓迫和剝削勞動大眾，特別是殖民地及不獨立國家的農民羣衆。因爲這種殘酷的壓迫和無情的剝削，使這些羣衆堅決的進行反帝戰爭，使這些羣衆成爲無產階級革命的同盟軍。

在金融資本和帝國主義時代，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因資本主義的迅速發展，不得不輸出資本到非資本主義的領域——殖民地及落後國家，而進行工業化。土著無產階級在歐洲大戰時期，特別把殖民地和落後國家向着工業化的道路推進。在歐洲大戰時期，中國和印度纖維工業的發達，土著無產階級數量的激增，是極顯著的。然而土著資產階級爲着自己順利地發展工商業，就不得不對障礙其發展的帝國主義在政治和經濟上的壓迫，加以強烈的反抗。同時，

土著無產階級也因勞動條件的非常惡劣和極艱苦的生活，必然要燃起反帝的火燄。而被壓迫民族中這一部分的人口，日漸增加，他們在民族解放上所表現出的力量，也日益增強。所以，在帝國主義的最近時代，殖民地與不獨立國家的民族解放的戰爭，如果沒有無產階級和農民羣衆的堅固同盟，就不能戰勝帝國主義，從它的鐵蹄之下解放出來，也只有這一種同盟，才能得到真正的民族解放。至於土著資產階級，起初因和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間的利益相對立，而參加被壓迫勞動大衆的反帝民族解放運動。但隨着民族革命運動的發展，工農大衆和民族資產階級發生利益上的衝突時，後者就要極力妨礙民族運動，出賣民族革命，自己和帝國主義攜手，甚至和封建殘餘妥協，摧殘民族革命。在歷史上這樣的例子是很多的。例如土耳其在民族革命的時候，資產階級盡力利用工農羣衆所有的革命力量，來驅逐英帝國主義的壓迫，但是一旦到了確立他們的

政權時，便極殘酷的殺戮工農革命分子，而和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妥協了。在中國，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以後，我們也看到同樣的情形。

在俄國二月革命以後，各民族工農大衆爲爭取獨立解放的許多事變，也可以說明民族資產階級在民族解放戰爭的過程中，是不能革命到底的。史太林在十月革命與民族問題的論文中說：

『那時——二月革命時期民族運動的口號，是：消滅民族的壓迫，在俄國邊疆利那間都設立『全民族』的機關……他們都以爲沙皇制度是壓迫民族的根本原因，因此，高唱由沙皇制度之下解放出來，而建立民族資產階級的國家。』

『這些所謂民族政府，對於社會主義革命，是不願意聽聞的，它們都是資產階級的本性，所以絕對不願意毀壞資產階級的舊世界，它們反而以

爲它們的責任，是要竭力保護與鞏固資產階級的世界。這些政府完全是帝國主義的性質，所以它們絕對不願意與帝國主義決裂；只要有機會，它們並不放棄侵略與征服弱小民族的政策。那些在邊疆的民族政府對中央的社會主義革命（即蘇維埃政府）宣告戰爭，是毫無足怪的。宣戰之後，它們便自然而然的成爲反動的中心，吸引全俄羅斯的反革命者，那些從俄羅斯出奔的反革命者，都到那些地方，公開的組織了白黨的民族軍。」

「……芬蘭工農的暴動，驅散了資產階級的國務院，烏克蘭工農的暴動，潰散了資產階級的國會……以上所說的，都是顯著的事實；這些事實表示出邊疆的各政府已完全與自己的羣衆分裂。待失敗以後，各民族政府乃不得已向西歐帝國主義——全世界弱小民族的壓迫者和剝削者請求援助，來反對自己的工農羣衆。因此，有外國的干涉，外國佔領俄國邊疆的

時期，便從此開始了。在這時期中，便能揭破各民族區域資產階級政府之反革命的性質。」

「到了那時候，大家才明白民族資產階級並不是要從民族的壓迫之下解放自己的民族，而是要擄取民衆的利益，要保護他們自己的特權和資本的自由。」

由以上的引證中，可以很明顯的看出現在民族解放戰爭的主要動力，是工農大眾，民族資產階級在初期雖然也來參加革命的戰爭，但到了半途總要叛變革命的。民族革命的領導，應該由無產階級和農民羣衆掌握，才能消滅帝國主義的壓迫，完成民族革命的勝利。阿比西尼亞反對法西斯意大利侵略的民族解放戰爭，是沒有把廣大的工農羣衆吸引到政府的周圍，以致遭受悲慘的失敗。西班牙人民陣線政府爲反抗德、意法西斯的侵略，動員了廣大的工農羣衆參加

民族解放的戰爭，縱然有德、意機械化的軍隊援助弗郎哥將軍，也不能消滅西班牙的人民陣線政府。這都是歷史上最寶貴的教訓。

三 民族解放運動和社會主義革命

在十九世紀的民族解放運動，是資產階級在「民族主義」或「民族國家」的名義之下所進行的民族主義的運動。至於最近代的民族解放運動，便和上述意義的民族運動不同了。當世界大戰以後，波蘭和芬蘭的形成獨立國家，雖帶有十九世紀的傳統性，但牠們不過是成爲法帝國主義的附庸，這決不是最近的民族運動的本質。最近代的民族運動，誠如史太林所說：

「十月革命擴大了民族問題的範圍，由反對民族壓迫的局部問題，變而爲各民族，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從帝國主義壓迫之下謀解放的一個整個的

問題。」

「十月革命開闢了廣大的真正的解放道路，足以輔助西方的和東方的被壓迫民族解放事業，並吸引他們到共同的戰線上，作反帝的鬥爭。」

然而在十月革命以後，在世界被壓迫民族解放運動中，却有兩個相異的形態：第一是小資產階級的改良的民族解放運動，第二是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民族解放運動。

殖民地及弱小民族雖然整個的被帝國主義或強大的民族所榨取，但在它的自身中，也像強大的民族中一樣，有階級的差異，即有資產階級、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在一切社會運動的歷史上，往往是做先驅的，就是在民族解放運動方面，他們也是很顯著的先驅者。在帝國主義壓迫之下，小資產階級首先感覺到自己的被榨取和被壓迫狀態，加以反抗，但他們的反抗精神雖

能達到改良主義的限度，却不能超越這個限度，達到革命主義的。例如甘地所提倡的印度民族解放運動，高揚反對外來文化，保衛印度的固有文化和國民文化等旗幟，進行所謂不合作運動的反抗。然而甘地所說的固有的文化，是機械工業之前的文化，是資本主義以前的文化，所以他的運動，很帶有復古的色彩，不能領導印度民族解放的勝利。反抗英國的愛爾蘭民族解放運動，是以要求自治為中心，建立自由主義的共和國。這些小資產階級的民族解放運動，在使該民族發生政治的自覺上，是有很大的效果的，它能使大多數貧困的民衆向反抗的道路上前進。然而民族解放的本身，決不因這個意義的民族運動而有實現的可能。

由小資產階級所領導的民族解放運動，始終不能成功的，而且隨着大多數民衆階級覺悟的增強，使民族解放運動中，包含着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的

要求。在殖民地和弱小民族國家也有剝削者與被剝削者，而被剝削者的利益，在任何國家都是共通的，所以無產階級都是階級的兄弟（工人無祖國——共產黨宣言），都是資產階級的共同敵人。在民族解放運動中，殖民地及弱小國家的無產階級是應該站在這個認識之上的。然而他們對於壓迫國家的資產階級當然抱敵對的態度，即對於它的無產階級也常抱仇視和不信任的態度。這是什麼原因呢？列寧在第三國際第二次大會上關於民族和殖民地問題的草案中寫道：

「帝國主義列強對於弱小民族與殖民地之長久的壓迫，使被壓迫民族中的勞動大眾不但對於壓迫他們的帝國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懷着仇視，就是對於壓迫他們的國家中的無產階級，也沒有信任。自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九年，各國社會主義首領的叛變，在『保護祖國』這一口號之下，竭力爲自己國家的資產階級賣力，壓迫弱小民族，掠奪殖民地，這自然要增加

被壓迫民族中的勞動羣衆對於壓迫他們的民族中的無產階級的不信任。要消滅此種不信任的成見，只有在先進國家中的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消滅之後，而且在落後國家中經濟起了大變動之後，才有可能。否則，這種不信任和成見，是不會很快消滅的……倘使全世界無產階級及一切落後國家中的勞動羣衆，沒有自由統一的趨向，那末要戰勝資本主義，絕對不能很迅速地完成。」

由上面這一段偉論中，很明顯地看出所謂消滅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自然只有經過社會主義革命。同時弱小民族的真正解放，也只有壓迫國家的社會主義革命完成之後。所以社會主義革命與弱小民族的革命運動，是互相聯繫的。

列寧在另一篇論文中說：

『要社會主義革命，而以爲可以不必在歐洲或在殖民地爆發弱小民族

的暴動，可以不要一部分小資產階級爆發的革命，可以無需覺悟的無產階級或半無產階級的羣衆來反對地主、教會、君主·的壓迫，而能得到成功，那末，這種思想，簡直是拒絕社會主義的思想，誰想要一個純粹的社會革命，那末他將永遠沒有希望，他便是不懂得實際革命的口頭革命家」。

根據蘇聯十月革命的經驗，民族解放運動在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作用，應當要求這種運動的發展，所以無產階級對於這種運動，是以同盟力量看待的。

所以，現在民族解放運動的主力軍，既不是民族資產階級，也不是小資產階級，而是廣大的工農羣衆。因爲「在近幾年來，在落後的與殖民地的國家中……因爲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用盡力量，企圖在被壓迫的民族中，發展改良主義運動。在壓迫與被壓迫國家的資產階級之間，已經表現出親近的現象，或者在多數的情形之下，被壓迫國家的資產階級，一方面雖然幫助民族解放運動，

另一方面却與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妥協，共同壓迫革命運動與革命的階級。」

（列寧）所以在世界大戰以後，弱小民族的解放運動，已不是消極的反抗，而是暴動、示威，及同盟罷工，武裝鬥爭等等的積極的革命鬥爭。由單純的弱小民族的政治獨立，而突進到階級鬥爭舞台上的民族運動，在最近二十年來全世界各弱小民族及不獨立國家中，時常發現蘇維埃的組織，決不是偶然的現象。

在這裏，應當說到殖民地與弱小民族國家的獨立解放運動，與法西斯愛國主義者是完全相反的，後者是帝國主義侵略別的民族，製造民族仇視的武斷宣傳。民族獨立運動是反對民族侵略，爭取民族獨立，消滅民族仇視，鞏固民族的聯合，來戰勝帝國主義的分化與孤立。因此，法西斯主義不僅是各弱小民族解放運動的敵人，同時也是無產階級社會革命的敵人。

第四章 民族革命戰爭的戰略

一 反帝陣線與反侵略陣線

現在帝國主義公然進行軍事侵略，直接佔領土地，毀滅半殖民地國家的民族生存。它加強對殖民地、半殖民地及弱小民族國家的經濟侵略，降低勞動生產品的價格，厲行傾銷，減低不獨立國家的關稅。它加強對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的鬥爭，而且要推翻民族改良派的政權，建立媚外的獨裁政權。因此，引起弱小民族國家全民族人民的不滿，他們對於帝國主義及其代理人，表示極端的憤恨，激起廣大人民組成反帝陣綫。帝國主義資產階級與土著資產

階級的衝突加強起來，帝國主義列強間的競爭加強起來，殖民地民族資產階級與封建勢力的衝突加強起來，使得大衆反帝的民族獨立運動能有很大的發展。同時，帝國主義國家內部因爲統治階級積極備戰，無情的剝削廣大的勞動大衆，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對立的形勢，也加強起來。所以現在殖民地及不獨立國家的民族解放運動，不是世界總的民主革命的一部分，而是總的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民族解放運動與社會主義運動，已交織成一片了。史太林說到解決現在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運動，應注意：

「第一，現在全世界分成兩個營壘：一邊是所謂開化的民族，他們佔有財政資本，並剝削地球上絕大多数的人民；一邊是殖民地與不獨立國家之被壓迫與被剝削的大多數人民。第二，殖民地與不獨立國家，爲財政資本所壓迫與剝削，就構成帝國主義勢力的最大來源。第三，殖民地與不獨立

國家的被壓迫民族的革命鬥爭，是他們從壓迫和剝削下解放出來的唯一道路。第四，最重要的殖民地與不獨立國家已經走上民族解放運動的道路，這種運動不能不引起全世界資本主義的恐慌。第五，先進國無產階級革命運動與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的利益，要求這兩種革命運動的形式聯合統一陣線，反對共同的敵人——帝國主義。第六，先進國家工人階級的勝利，與被壓迫民族從帝國主義壓迫之下解放出來，若無聯合及鞏固的革命的統一陣線，是不可能的。第七，要聯合並鞏固革命的統一陣線，壓迫民族的無產階級若沒有直接和堅強的幫助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運動，並反對『祖國的』帝國主義，也是不可能的。因為『壓迫其他民族的，不算是自由的民族』（馬克思）。第八，這種幫助是要在保障『民族有分離權』，『民族有獨立國家權』的口號之下才能夠實現。第九，不實行這個口號，各民族就不能聯

合和合作，形成整個的世界經濟——構成社會主義勝利的物質基礎。第十，這種聯合，只能自願的，建立在各民族相互信任及友愛關係上面的。」

「因此，在民族解放運動中，便發生了兩種傾向：一是傾向於政治的解放，脫離帝國主義的壓迫，組織獨立的民族國家，這一種傾向是在帝國主義壓迫和剝削殖民地的基礎上發生的；一是傾向於各民族間經濟的接近，而建立各民族的聯合，這一傾向是因世界市場與世界經濟的形成而發生的。」

這兩種傾向，可以說都是資本主義發展的世界公律。第一種傾向盛行於資本主義發展的初期，第二種傾向則表示資本主義已經成熟，並轉向社會主義的社會。對於帝國主義，這兩種傾向是不可調和的矛盾，因為帝國主義非剝削殖民地，非以暴力保持殖民地在整個的單位內，是不能生存的，因為它祇有靠兼

併和掠奪殖民地的方法，才能使各民族接近，不然，它就不是帝國主義了。對於社會主義，恰恰相反。這兩種傾向，不過是一件事的兩面，即被壓迫民族從帝國主義求解放的兩面，因為社會主義者知道各民族聯合成一個個的世界經濟，祇有遵守相互信任與自願協調的原則，才能做到；而要求各民族自願的聯合，必先使殖民地脫離整個的帝國主義單位，必先使殖民地成爲獨立的國家。〔史太林〕

所以在目前國際的狀況之下，殖民地、半殖民地及不獨立國家要想從帝國主義的壓迫和剝削之下，爭取民族獨立解放戰爭之勝利，只有被壓迫民族內部團結成一個堅強的共同陣線。然而僅僅限於被壓迫民族內部的力量，還是不夠的。因現在帝國主義的侵略，已經結成世界的集團（如德、日、意的軍事同盟），可是帝國主義國家間的衝突，使得帝國主義又不能成爲一個統一的力

量。同時現在世界上已存在着與資本主義制度的蘇聯，它自立國以來，就愛好和平，反對侵略，扶助弱小民族的解放為職責。在帝國主義國家和侵略國家的內部，幾千百萬受着戰爭、獨裁與經濟恐慌的苦痛的人民，已經形成了一種和平的民主的反侵略的力量。各被壓迫民族為要對抗世界的侵略陣線，取得民族獨立自由的最後勝利，必須求得這一切的力量之統一。所以現在的民族解放戰爭，一定要與和平國家，社會主義國家，各國反侵略的和平勢力相聯合。帝國主義的侵略國家為要在死滅之前作最後的掙扎，它的侵略行為是極殘酷，極兇狠的。弱小民族國家如果不把國內和國際上所有的反帝力量集中起來，成為反侵略的陣線，對於帝國主義的侵略暴行，給以最嚴重的打擊；如果這種聯合還是很鬆懈的，散漫的，畸形的，及不調整的聯繫，那末，要想戰勝帝國主義的侵略，保證民族獨立解放的成功，是不可能的。

二 民族解放戰爭的全面抗戰

上面已經說過現代弱小民族的解放戰爭，必須有反帝與反侵略陣線相結合，才能保障民族獨立的勝利。這裏應特別說明全面的全民族抗戰。

所謂全面的全民族抗戰，就是動員被侵略的弱小民族全國的一切力量，從各方面對侵略者進行民族解放戰爭，中心的一點，就是動員全國人民起來參加民族解放戰爭。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戰，即是在軍事、經濟、政治、人民、外交、文化等等方面，都要動員起來，爲着抵抗侵略者的民族解放而戰爭。它的相反的一方面，就是政府單純的軍事抗戰，這不是全面的，也不是全民族的抗戰。在歷史上的民族解放戰爭中，也有過這兩種形式的民族戰爭，一種是全民族的民族戰爭，一種是政府的民族戰爭。前一種民族戰爭的形式，在民族解放戰

爭的歷史上，曾發生過。例如一九一七年蘇俄十月革命以後，反對各帝國主義的進攻，可說是全面的民族抗戰；最近西班牙人民陣線政府反對德意法西斯的侵略，也是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戰。後一種戰爭的形式，如一九四四年中國反對日本的戰爭，最近阿比西尼亞反對意大利法西斯的戰爭，都是民族解放戰爭，但還不能算是全面的全民族戰爭。

民族戰爭當然可以在各種形式之下進行，這要看該民族的歷史和經濟等發展的程度。要看該民族人民的民族覺悟的程度。但在歷史上，民族戰爭的教訓，指明被壓迫民族要求得解放，必需實行全面的民族抗戰，才能獲得民族解放戰爭的最後勝利。當然民族解放戰爭在工業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時代，特別是世界大戰以後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勝利時代，是有重大的區別。在工業資本主義時代的民族革命戰爭，還大部分是單個國家範圍以內的問題，所以在那時候

政府的單純軍事抗戰，還能取得勝利。在帝國主義時代的民族解放戰爭，由國家的範圍變成國際的範圍了，因此在這時候的民族解放戰爭，要求得到勝利，必須和蘇聯攜手，藉以得到國際上的援助，同時更應實行全面的全民族抗戰，只有政府的單純軍事抗戰，必然要遭到失敗。

全面的全民族抗戰，是帝國主義時代民族解放戰爭唯一重要的方法，其意義就是爭取民族抗戰最後的勝利，建立獨立自由的國家。

爲什麼被侵略的弱小民族國家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戰爭，一定要實行全面的全民族抗戰，才能保證最後的勝利呢？爲什麼政府的單純軍事抗戰，就不能保障最後的勝利呢？這是因爲被侵略的弱小民族國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和侵略的帝國主義國家比較，在相對的意義上說，是一個弱國，軍事力量弱於侵略國家，從政府的力量或就整個統治階級的力量說，也是弱於侵略國家，那麼如

果僅僅就軍事方面，政府方面，或經濟方面，被侵略的弱小民族國家當然處於劣勢的地位。但是如果被侵略國家把軍事與政府同全國人民結合起來（這種結合是完全可能的，完全必要的，而且是全民族的人民所要求的），那就成爲一種不可戰勝的力量。因爲它有全民族人民的擁護，進行理直氣壯的抗戰，進行正義的民族解放戰爭，它必能取得最後的勝利。侵略的帝國主義國家，其軍事和政府雖然處於優勢，但它要把軍事與政府同全國人民，特別是廣大勞動羣衆結合起來，是完全不可能的，其內部的工農大衆一定要侵略戰爭的。因此侵略國家必然要遭受最後的失敗。

政府的單純軍事抗戰，當然也有可能取得某些軍事上的局部勝利，但只是暫時的，不能解決民族解放戰爭最後決定勝負的問題，這在阿比西尼亞反抗意大利法西斯侵略的最近歷史事件完全證明了。

在什麼條件之下才能動員全面的全民族抗戰呢？決定這個問題，當然有許多條件，例如全國軍事總動員，武裝全國人民；全國人民總動員，軍隊與人民結合，擴大並組織人民的救國團體；實行民主政治，吸收全國人民團體的革命分子，共同討論與決定抗戰的策略，並須給人民以民主的權利；確立抗戰的外交，與愛好和平國家訂立反侵略的同盟，聯合全世界弱小民族及侵略國家的工農大眾；製定抗戰的財政經濟計劃，調整與擴大國防生產，提倡國貨，改良土產，發展農業經濟，保證戰時生活必需品的自給；厲行抗戰的教育政策，提高人民的民族覺悟程度；實行全國人民大團結，只要不是賣國賊，全國各黨各派以及各階層的人民都應團結起來，共同抗戰，在這些條件之下，就能成爲全面的全民族抗戰。也只有這樣，民族解放戰爭才能得到最後的勝利。

平 心 主 編

民 族 解 放 叢 書

本書目的在系統地提供各方面有關民族解放運動之知識，對於各個實際問題，皆有詳闡而深入的講解，材料新穎，見解精深，其最大特色，每本書都具有全新的內容，避免與坊間已出版之著作重複。可充作一般民衆的戰時讀物，救亡訓練班的良好教材。

本書現已全部出版，每冊字數三萬左右，定價每冊一角五分。

第 一 輯 書 目

- 中國抗戰與國際情勢……………賓符著
- 抗日戰略論……………平心著
- 宣傳組織與訓練……………潘念之著
- 抗戰與青年……………貝葉著
- 戰時經濟問題與經濟政策……………王亞南著
- 中國與蘇聯……………念之等著
- 民主政治與救亡運動……………傅子琛著
- 世界民族解放戰爭的教訓……………吳清友著
- 九一八以來的中日戰爭……………藍天照著
- 民族革命戰爭論……………林克多著
- 抗戰中的民生問題……………莫溼著
- 抗戰中的文藝問題……………黃峯著

光 明 書 局 出 版

物

讀

時

戰

毛澤東自傳

斯諾記錄
黃峯等譯 二角

生活與思想之路

平心著 三角

毛澤東印象記

斯諾原著
白華編譯 一角五分

今日之華南

周開慶著 四角五分

長征時代

第八路軍
行軍記 1
黃峯編 三角

日本

資本主義列
強概觀叢書
U·哈利瑪著
張原譯 四角五分

抗戰時代

第八路軍
行軍記 2
黃峯編 四角

中國經濟地理

吳聯·卡贊寧著
焦敏之譯 五角五分

丁玲——新中國的女戰士

里夫原著
葉舟譯 二角

世界情勢圖解

金則人譯 五角

上海漢口光明書局發行

民 族 解 放 叢 書
民 族 革 命 戰 爭 論

著 者 林 克 多
主 編 者 平 心
發 行 者 王 懷 建
發 行 所 光 明 書 局

總店 漢口交通路生成南里六號
分店 上海福州路二九六號
廣州教育路運通四王弄九號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二月一日付印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二月十五日漢版

每冊實價一角五分
外埠加郵一成

